

女博士的一天

樊 明 著



蒙古人民出版社

女博士的一天

樊 明 著

一个女博士的一天

樊 明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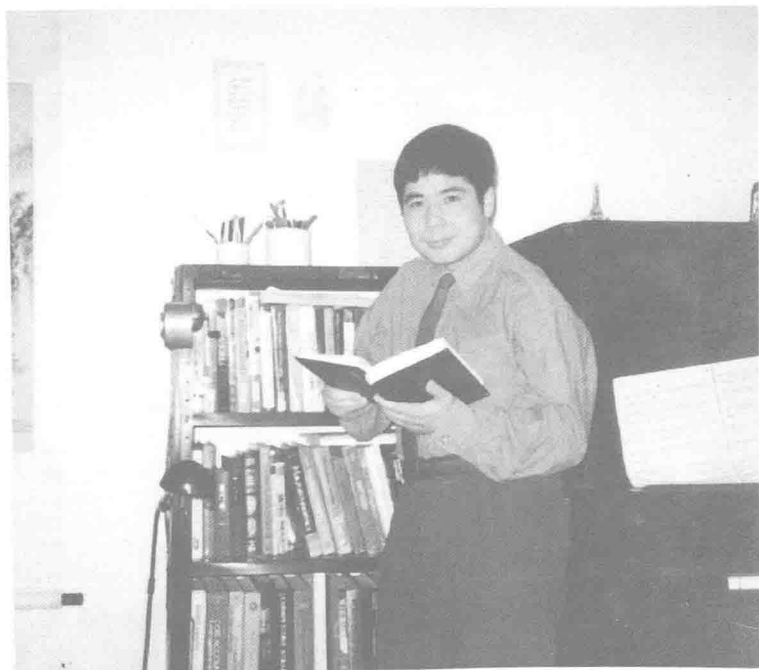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1168×850 1/32 印张:5.5 字数:140千字

1998年3月第一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204—02463—X/I·431 定价:12元



樊明 江苏扬州人，1957年生。美国北伊利诺大学（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Ph.D.）。现为福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系主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1991年发表中篇小说《女博士的一天》，1995年7月发表长篇小说《求学，在大洋彼岸》。

序.....	(1)
女博士的一天（中篇小说）	(3)
寻（中篇小说）	(64)
相遇（短篇小说）	(144)
他将归去（短篇小说）	(150)
巴黎第一日（纪实）	(155)
血与水：洪涝 1991（纪实小说）	(159)

序

李静宜

崇高被我们束之高阁已经很久。我们还不至于堕落到以为它是坏东西，但通常采取淡漠的态度，对它敬而远之。

我们曾经很靠近它，它差不多对我们有亲肤之密。在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这个字眼一直令我们激动。我们向往被它接纳，并融入我们的血液。

有一天当我们弃置它的时候，决绝的态度却令我们吃惊。我们甚至对它产生鄙夷。

人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喜欢将思想也弄成一哄而起的时尚。

当然有不少例外。樊明应是其中之一。继长篇留学小说《求学，在大洋彼岸》之后，新出版的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与当前的文学思潮却有不同。它仍然持守高尚的旨趣，格调清新明亮，充满人类向上的精神。这在当今的文学思潮中，倒成为例外，成为独特的声音。

诚如《女博士的一天》，留美归来的女博士心岩，置身琐屑的生活，内心却始终有辉光照临。心岩不喜欢抱怨，唯愿更好地担负责任，更多地去爱。慈爱和创造的生命力，始终在心中涌动，使她感悟和领略着超越的激情。《寻》中的幸生，正是真善美的灵光启开他童年的记忆。《相遇》中的肖康和《他将归去》中的逸飞，他们的人生选择表现着的则是久违的英雄主义情怀。

其实，崇高假若剔除它政治因素附加的虚饰成分，仍是一种

神性尺度。神作为超越的价值意义一旦被我们采纳，人在神性尺度的测度中便会感悟到超越自身的崇高，亦即超越自身的卑微与怯懦，提升人生存的尊严与勇气。

读樊明这本小说集，当沉入人物心沐清辉的境界，感受人格高洁的情操，重温执着追求理想或心仪创业的情怀，久已封固的情愫好像又会被浸润，瞬间有清风吹动心池的温馨。小说的这种魅力、这种阅读心理的反应正窥测到我们内心的另一片天地，它仍接纳并承受人类向上的东西。假若我们将此界定为超越卑琐的人生的神性之光，我们或可将这种相违已久的情感被书本唤起，称之为与崇高再度重逢。

有缘结识著者，深感樊明是现实生活中不可多遇的幸福中人。不以财富衡量，唯因内心憧憬不泯，充实自信。因之，时至今日的樊明，才仍然会流溢这样明澈的心迹，写出这样敞亮的文字。

女博士的一天

电子表轻轻地发出了“嘟嘟”声响。这是起床号，新的一天的起点。心岩醒了，随即熟练地摸到了电子表，按灭了声响，一切又平静下来。看看窗外，微微发白。早晨六点钟这么快就到了。她侧过身来看看丈夫。他还在睡着，沉沉地。只是眉头刚刚皱了皱，象是在思索着什么，挺有意思的。心岩已习惯了他这个沉睡中的皱眉，有时醒得早会专门聚精会神地端详这张脸，这脸上一丝丝的变化。

第一次见到这张脸是在大学报到的那一天。心岩提着一个被褥包裹，一个大木头箱子，在校门口从校车上下来。一个男同学迎了上来。

“来一个吧，挺沉的。”那男同学说着伸出了手。

“是越来越沉了，谢谢啦。”心岩望着那男同学笑了笑，把箱子递了过去。

那是六十年代初。这样的小事时时在发生，没有人特别在意。

“刚到吧。从哪儿来，学什么？”那男同学随便问道。

“杭州，化学，无机。”

“是吗？我们是同班同学。我叫赵丛山，山东山里来的。昨夜里到的。”

“我叫朱心岩。”心岩马上把手伸过去，她马上感到她的手被一只粗糙的手紧紧地握了握，挺有力的。她比较认真地打量了这

第一位认识的同班同学，只见他高高的个子，黑黝黝的脸。一双眼睛不大，但深沉、敏锐。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大步流星，有一股悍气。心岩那时就喜欢上他了。她加快了步伐跟了上去。

这一跟就是二十多年。今年已是1989年了。年华如水，岁月无情。丛山的脸上已烙下了很多皱纹。丈夫照例是七点钟醒来。他总是风风火火地奔忙，尤其最近主持一个大的化工引进项目以来。昨晚开会到十一点半才回来，跟人吵了一个晚上。心岩理解丈夫工作的价值，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压力。当然，她也欣赏丈夫工作的魄力和艺术。于是，总是心甘情愿地为丈夫做力所能及的。

心岩向丈夫靠了靠，挨紧了他。再靠五分钟，就五分钟再起来吧。这五分钟有说不尽的惬意。她捉住丈夫的手，放在胸前轻轻地抚摸。然后，开始想今天要做的事。用三年前在美国学习时的口头禅来说，今天又是一个“big day”——大忙的一天。其实，从星期一到星期日，哪天不是big day呢？不过，比起前几年在美国，最忙时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已是今非昔比了。更何况那时一个人孤伶伶地躺在床上，有时连衣服都懒得脱。

心岩没有赶上插“土队”。可“插洋队、受洋罪”是十足地赶上了。

不好，五分钟准过了。心岩一扭头瞄了一眼表，快六点半了。她轻轻地放开了丈夫的手，马上下床。下床就下床，有什么了不起。记得在美国最忙的时候，凌晨四点就被闹钟吵起，两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已过去了。牙一咬从床上滚下来，朝地上一摔就可摔走一半睡意。再坐在地毯上，靠着床沿，慢慢用力睁开眼睛。然后，迷迷糊糊地走进浴室，用热水往身上冲一阵，冲去剩下的睡意，大忙的一天就又开始了。

现在要做的事是叫醒女儿，小诗。这是心岩时时挂念着的人，无论在此岸还是在彼岸。她轻轻地推开了女儿的房门，走到女儿床前，由远至近端祥着女儿。她喜欢在女儿熟睡时毫无顾忌地仔细欣赏她，她的脸、她那渐渐显得丰满的身体，她的每一细微的举动。对母亲来说，这是自己的作品，永远是欣赏不够的。

女儿睡觉总不安分，两只手总爱放在被子外面，一条腿也常抛在外面，有时还爱皱一皱眉头，象她父亲似的。心岩由远渐近注视着女儿的脸，似乎想证实一下，是否一夜下来女儿又长了一些。女儿轻轻地皱了皱眉头，微微地笑了笑，可还在睡梦中。心岩也笑了。她觉得女儿的表情太可爱，笑得太动人了。

女儿越长越成熟、越长越美，而且越长越象自己。两道眉又细又长。下面的两只大眼睛一睁开总是水灵灵的。一张小嘴总在笑，一笑两个可爱的小酒窝深深地显露出来。是啊，在女儿眼里，美好的东西太多了。

在女儿这个年纪上，心岩也是很爱笑的，好象总有笑不完的高兴事。甚至晚上在家做课时，有时也会一个人对镜子照一照，望着自己笑一笑。她相信，自己一定笑得很美。然而，现在越笑越少了，更不会对自己的美再孤芳自赏了。现在她喜欢看女儿笑，听女儿咯咯的笑声。

自打女儿度过十五岁生日这两、三个月来，心岩发现除了更欣赏女儿日益表现出的青春美外，似乎在自己心底深处渐渐游荡出一种失落感。青春已逝，身在老去。记得自己在女儿这个年纪时，看二十岁以上的人就觉得人家“都这么老了”。可今昔何年？女人，四十六了，直奔更年期，那是女人进入老年的标记。心岩好强了一辈子，从不认输。可她渐渐体会到，再强的人也难斗岁

月。使她感到欣慰的是从自己身上渐渐逝去的正一点点转移到女儿的身上。她欣赏女儿，希望从女儿身上找到自己失去的。

女儿被叫醒了。大眼睛慢慢地睁开了，笑了。细白的脸上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这是心岩所期待的。她也笑了，笑得满足。她用手轻轻抚摸了女儿的脸，走了出去。

心岩来到卫生间梳洗。有时，心岩会想起当年在美国时早、晚两趟热水澡，回味起早上那趟热水澡的爽快、带来的精神。可现在又回到了传统的漱洗方式。这时，心岩真想好好用热水冲冲自己，冲个痛快。

梳洗完再稍事整理一下，很淡很淡地打了一点妆。这是刚刚悄悄开始的一件事。本来心岩认定用外在的东西掩藏自己的本来面目是对自然美的否定，显得缺乏信心。可渐渐发现还是需要一点。她注意到自己的皮肤弹性有些不如以前了，有时早上起来脸显得有些苍白。

打扮完，心岩在镜子里看看自己，感觉好多了。那双大大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而且愈显深沉、内在。这可不是少女们、甚至那些大牌女明星们所能修得到的。眼睛上那两道长长的细眉还是那么有韵。微微一笑，两个酒窝就已浅浅地显了出来，一定是讨人喜欢的。心岩感到一种自信，一种做女人的那种良好感觉。

三

心岩进了厨房，打开炉门，煮上稀饭。然后，跨上自行车去买菜。有时，心岩会想起当年在美国时开车去超级市场买菜，那份轻松，那份便利。回国后，没有车可开了。有时在街上看到川流不息的车真有些手痒痒。在美国，心岩开车去过很多名山大川，著名城市，横跨数十州。那份潇洒、那份胆气、那份惊险再也体会不到了。

心岩近来渐渐感到买菜愈来愈有些棘手。原因是价格涨得比工资快。心岩从小吃惯了苦，饭菜好坏可以不计较，但她一心要让女儿和丈夫吃好。女儿正在长身体，丈夫太辛苦、太累了。好在，心岩在美国学到一套本领，讨价还价。心岩在美国买衣服和日用品常去旧货店和 garage sale（车库售卖，一种家庭在自家门前、车库卖旧货的方式）。那儿东西便宜。那会儿，钱有限，要花的 places 多。回国后，心岩也想开了，何必总记住自己是洋博士、副教授？一月薪水远在卖菜人之下，还摆什么臭架子？这年头有人形容人穷叫“穷得象教授”。挺象，是那么一回事。

“这肉怎么卖？”心岩问价。

“四块五。”那卖肉的男人一口报出价钱，一边弹掉手上烟头上的烟灰。

“哦，又涨了。”一个博士副教授苦一天也就差不多只能买一斤肉。要不从美国回来，挣一天可买头猪呢，心岩心里念道。

“还一点吧？”心岩讨价。

“到哪儿都一个价。你不买自然有别人买。这年头有钱人多着呢。”卖肉的深深吸了一口烟，又慢慢吐出，显出“奇货可居”的架势。然后上下打量了一下心岩，头一歪，嘴角微微一撇。也许心里在说，瞧你模样一表，可骨子里这么寒碜。

心岩耸了耸肩，双手一摆，一个潇洒的美国人表示无奈的姿势，微微点了点头。

“那就少来一些，一斤吧。”少吃些肉又怎么样？少吃些肉、多吃些蔬菜也许能活得更健康。心岩心里自慰道。

“心岩，买菜来啦？”有人跟心岩打招呼。

“哦，汪老师，你也买菜来啦。都买什么啦？”

“买菜天天来，日日老一套。”

心岩看到汪老师的篮子里只有一把骨头，一捆老青菜。这也许汪老师一家三口人一天的菜。心中不觉一阵收缩。“就这么

一点菜？”

“够了。我胃不好，吃不多。好了，我得赶快回去烧早饭，八点钟还有课呢。走了走了。对了，现在有段新词，叫做：头上阳光普照，耳旁聆听鸟叫，两脚来回奔跑，赛过神行太保。哈哈……。”

笑声很快远去了，消失在一片嘈杂声中。心岩若有所失。心岩当年当助教时，汪老师改过她的教案，听过她的第一堂课。如今，汪老师是副教授了，可薪水有限，还得接济儿子女儿，自己累出一身病。

心岩不无感慨地摇了摇头。

四

心岩买完菜回来了。看到六层楼上那两个窗户，她已经有些累了。提着篮子，上到了六层，喘了几口气，推门进了家。这时，从客厅传出一阵清脆的钢琴声。女儿已开始了早上的功课。心岩仔细地听了一下，发现女儿今天已经把巴达尔切弗斯卡的《少女的祈祷》流畅地弹下来，而且处理得很得当。心岩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女儿的每一个进步都让她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她觉得女儿比当年自己学钢琴学得快，而且女儿的灵性也好。灵性对艺术来说太重要了。心岩记得自己上中学那会儿学钢琴多么不容易。她握有学校琴房的钥匙，掌管着学校文艺队的所有东西，可以随时去弹琴。但学校只有一位右派老师会弹。那位老师学识甚好，为人正直、可亲。可就是不敢教她，怕有“争夺下一代”之嫌。心岩想办法从老师的孩子那儿问。

“雅雅，你妈怎么教你弹音阶？”

“我妈说，手要摆平，上面摆个火柴盒不准掉下来。”

心岩领会了，弹音阶不论弹到哪一组，手需放平。

“我昨晚在你窗下听你弹《献给爱丽丝》，从第一段到第二段的转换句，指法怎么排？”

“我妈说，这样，你看我的手……，咣咣……。”

心岩看一眼就记住了。她能从别人的每个字、不连贯的只言片语中琢磨要领。后来心岩到美国攻读博士，这套本领还大有用场。

“雅雅，把你弹的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让我抄一下好吗？”

“我妈不让，会骂我。说里面有毒。”

“没关系。她今天下午连续两堂课，然后要政治学习，不会马上回来，我两堂课就可抄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好吗？看，我做的这个布娃娃送给你，怎么样？”

“好。”

心岩在四条线的英文本上加了一条线用作五线谱纸，在这自制的五线谱纸上抄下了《土耳其进行曲》。

想起自己，心岩就会觉得女儿太幸福、太顺了。钢琴就放在自己的家里，琴谱堆了一摞，有问题问妈。心岩有一种担心，担心女儿、以及女儿这一辈人。他们生来就是宠儿，受到别人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难。有一天，当别人遇到痛苦和困难时，他们会知道伸出自己的手吗？他们现在还不太遇到挫折，但以后遇到了，他们注定要遇到的，他们会象他们的父辈那样去面对挫折吗？他们会把父辈的人生观、价值观继承下来，去继续父辈的追求吗？他们是否真正懂得自己的责任、使命？

全是问号，没有答案。

五

指点过女儿早上的钢琴课，心岩来到厨房准备早餐。做早餐，不要求做多，因为一家三口人都吃不多，但要做到“好，快，省”。女人做不好饭，至少女人味不足，心岩这么认为。不快不行，早上事多；不省不现实，工资是死钱，菜价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好在，心岩从小过惯了穷日子，会生活。凭她的手艺，花不了多少钱，照样可做出可口的饭菜。煎三个鸡蛋吧。这是第一道菜。记得在美国那会儿，当早饭最差的就是纯煎鸡蛋。那儿鸡蛋太便宜了。可这会儿鸡蛋又成了好东西。此一时，彼一时。再来个拌萝卜吧。女儿、丈夫爱吃。

七点钟，一家三口人都坐在桌子旁。桌子中间放着一盘煎鸡蛋，一盘拌萝卜，一盘煎面包，外加一碟小菜。看上去，闻起来，色、香都过得去了。心岩颇有几分得意。至于味道如何，对心岩来说，要让女儿和丈夫评价。只有他们觉得够味，心岩才会觉得够味。通常，女儿吃到可口的东西脸上就会笑味味的，而丈夫则大口地嚼。开饭了，女儿和丈夫把视线集中到菜上，而心岩的视线则不时扫过女儿和丈夫的脸。她注意到，女儿的脸上笑味味的，两个酒窝深深地显露出来。而丈夫则大口嚼起来。心岩满足了，笑了。她慢慢地伸出筷子，夹了一块拌萝卜放在嘴里品尝着。对，味道是不错。

心岩总是看菜吃饭。凡是女儿、丈夫爱吃的，她就少吃。女儿、丈夫吃饱了、尽兴了，她也饱了，尽兴了。这时，她会感到一种满足。心岩有时把人极端地分为服务型和享受型的。她认为自己是服务型的，自己的享受更多地来源于让别人获得的享受。在美国呆了五年，心岩接受了什么人权至上、自由平等这些以前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东西。她的美国朋友中有的是同性恋者，心

岩理解了他们。但西方女人那种与男人争享受的意识却不易进入这位东方女学者的头脑。

“哎，昨晚的汇报会上，杨树斌表了什么态？”心岩问丈夫。昨晚丈夫回来倒头就睡，没顾上说话。

“我真服了那位大副省长，真有水平。待我们把两个方案组的不同方案向他汇报后，他哼了哼，说：自行扩建的方案很好，符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原则，很好；引进也不错，符合党的现行方针政策，可加速现代化。最后，他请陈总再进一步研究比较，提出最后意见。反正，不管以后哪个方案实施，他都是支持者，功劳有他一份。最后，他号召我们一定要把 891 工程办好。会后有人跟我说，他到哪儿视察后都要加上一句把什么什么办好之类的话。这“什么什么”应景而填。这种话一定没错：最后事情办好了是你们响应了号召；办不好，是你们把事情办糟了。丛山说着摇摇头。

“哎，我说爸，要是以后动真格地来一人一票选举，我看你可以去竞选市长，怎么样？”小诗说。

“哦，就怕我受不了那份累。负责一项工程就累死人了。”丛山说着摇摇头。

“没事。你现在官小了。人说，官越大，越好当。只要你会说把什么事情办好，到哪儿把“什么什么”一填就齐了。”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倒有底了。”丛山说。

“你这丫头，从哪儿学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心岩说。一家人都笑了。

六

早餐在说说笑笑中一会儿就结束了。离八点钟上课还有近四十分钟。心岩把昨晚已准备好的讲课内容又温习了一遍。记得在

美国时，在那所一流大学，极少有教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一般是放几张黄纸片在讲台上，有的干脆是空手道，侃侃而论。有的很长的反应方程式也能不看讲稿一气写下。这显然是经过了充分的备课，因为谁也无法随时记住这么长的反应式。对比之下，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不用讲稿可侃侃而论的教师不多。要知道，心岩估了估，美国教师的平均授课量比中国教师多半倍。单位课时的课程进度更快于国内。大部分教师同时上两门不同的课。尽管如此，美国教师尚能如此充分备课，中国教师为什么做不到？没有煤气罐能解释一切吗？回国后，心岩也改进了。课前一定要记熟讲稿。堂上侃侃而论，很显功底扎实，给学生的感觉也好。

八点欠三分，心岩出现在六层上的教室里。稍稍喘定，上课铃就响了。当铃声落地，班长一声“起立”，三十名研究生“唰”地同时站起向老师致礼。心岩一排排地看着这些熟悉、可爱和充满敬意的面孔，顿时产生出一种崇高感。她突然想起早上买肉的事，想起卖肉的那张撇嘴的脸，觉得卖肉的也有不如她的地方。笑容出现在心岩的脸上，也有几分得意。

“谢谢，请坐。”稍顿了一下，心岩开讲：“今天我们继续极谱学的讨论。这一章特别精彩。先谈一谈马克定理出现前的争论。其实，这个争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和炼金术士们对物质的看法。……”

心岩已完全进入了角色，沉浸在一种美的享受中。她相信她的声音是动人的，板书是潇洒的，风韵是有征服力的，而思辩更有一种逻辑的美。有的教师把上课视为一种负担，而心岩却总能陶醉其中。甚至有时在快下课时，会有一种惋惜感，一种在大学里演话剧、当剧情进入最后高潮马上就要落幕时所产生的那种惋惜。

后半堂课以课堂讨论为主。心岩提了个问题：当在 H 体两端不断加压，对应的特征曲线的变化趋势如何？